



Zhongxiaofeng
meiwensilie

张晓风 著

美文系列
自然卷
张晓风

常常，我想起那座山

人类和山的恋爱也是如此，
相遇在无限的时间，交会于无限的空间，
一个小小的恋情缔结在那交叉点上，
恰如一个小小鸟巢，偶筑在纵横交错的枝柯间。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Zhangxiaofeng
meiwenxilie

张晓风 著

美文系列
自然卷
张晓风



● 常常，
我想起那座山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常常,我想起那座山/张晓风著. —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4.9

(张晓风美文系列)

ISBN 978-7-5342-8100-6

I. ①常…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9977 号

张晓风美文系列

常常,我想起那座山

张晓风 著

责任编辑 金晓蕾 陈小霞

美术编辑 赵琳

装帧设计 艺诚文化

绘 画 小石头

责任校对 苏足其

责任印制 阙云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625

字数 104000

印数 1—10120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42-8100-6

定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购买书店联系调换)

[序] 我看多了!

在苏格兰旅行，走来走去，磕头碰脑的，好像碰到的总是古堡。古堡有的临海，有的有护城河，有的花木扶疏，有的有美丽的陈列品……反正，一天里面，你总会走进五六个古堡。

我对古堡不是太有兴趣，虽然黑羽的乌鸦昂首走在如茵的绿草地上也算赏心悦目，而古老的厚重的石材建筑，其设计之高雅，施工之精绝，都颇令人发思古之幽情，然而古堡在我记忆中好像只是专供故事中的幽灵来出没的。

但其中有座古堡却因为有其娓娓情节，所以令我难忘：

那天，隔着远远的草原，我们又看到一栋古堡，导游慢条斯理地说起一段因缘：

“这古堡两百多年前就倾圮了，然后就一

直荒在那里，这样过了一百多年，有个子孙发心，要把古堡原地原样重建起来。麻烦的是，找来建筑师，那位建筑师太年轻，（其实所有的建筑师都太年轻，有谁老过一百岁呢？）没有人看过那栋一百多年前就倒了的优美古堡长什么样子，那时代又没有照相机，只听老祖父说过，他们曾听他们的老祖父说过，那是一栋堂皇的古堡。当时主事的这位建筑师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很幸运的，有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中居然有一栋古堡巍然矗立在那里，建筑师觉得这古堡天造地设就该配这片岩岬和草原的。他乍然惊醒，立刻把草图画下来，并且着手照图施工，每天，把老石材一块一块地重新堆叠上去。咦，这时忽然发生了一件怪事，堡主的子孙不知怎么又找到原来的古堡设计图了。一看之下，才大吃一惊，原来建筑师梦见古堡就跟原来的古堡一模一样。”

导游的话，我平常未必全信，但此刻，我

却宁可选择相信。我认为建筑师梦见古堡，未必是古堡有灵，自己跑到大师的梦里来显灵显圣。而是因为大师既然生活在那片土地上，古堡这种“生物”——我称它们为生物并不荒唐，他们真的是天长地久有情有思地长在那里的呢！而且就算跌倒了也还可以重新爬起来——他也见多了，就算没有一千栋，也会有五百栋吧！积年累月，古堡跟周边的环境大概会怎样互生互动、筋勾肉连、气韵相融、眼神交电，必有一定脉络可循。建筑师只不过是“日有所归纳”故“夜有所梦”，他不过是跟百多年前的另一个建筑师英雄所见略同罢了！

有人以为人在年少时应多累积实际生命体验，此话也对，却未必尽然。人生还有同样重要的事，例如看地图，不妨视作实际徒步旅行的前置作业。背九九乘法表，比实际去排列土豆要有效率。更何况，有些事是想体验也体验不到的，例如男人永远不能亲身体会怀孕和生产之苦楚。毒品则一次也别去亲身经验才

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还有，死亡，虽人人有机会体验，但体验完了也就没了。这些事，应该都只从阅读经验里去窃取就好了。聪明人是从别人的凶吉里学会趋避之道的。不单是自己个人的人生起落，整个民族的前路其实都要靠“看多了”或“听多了”的老练来应对。“我看多了！”以前是中老年人才有资格说的话，但如今资讯发达，要阅读，比以前方便千倍，让这一代的年轻人可以毫不惭愧地说：“我看（书，看）多了！”

或者，传说中的古老的华夏文明，一度也像苏格兰那栋荒圯的废垒，身在春去秋来的荒烟蔓草中，想要光荣重建，恐怕只有靠多读书多阅世了。相信，总有一天，那美好强大的中华魂魄会因而翩然来入我梦，我们会在古旧的地基和蓝图上重新垒起拔地而起足以承继传统的优美云厦。



张晓风 美文系列 | 自然卷 |

目录

第一辑 魔季 / 1

雨之调 / 3

魔季 / 10

画晴 / 19

林木篇 / 26

咏物篇 / 33

秋天·秋天 / 41

一钵金 / 48

专宠 / 54

春俎 / 64

大师·树林·鸟蛋 / 71

一只玉羊 / 74

第二辑 常常，我想起那座山 / 77

西湖十景 / 79

传说中的宝石 / 81

戈壁行脚 / 83

常常，我想起那座山 / 97

请不要对我说欢迎——西行手记 / 122

乌鲁木齐女孩 / 129

六桥——苏东坡写得最长最美的一句诗 / 133

城门啊，请为我开启 / 137

给我一点水 / 146

第三辑 游园惊梦 / 153

让野生动物野 / 155

花朝手记 / 157

沸点——及其他 / 170

东邻的竹和西邻的壁 / 176

自作主张的水仙花 / 180

一山昙华 / 184

小鸟报恩记 / 187

遇见 / 191

小蛇事件 / 194

游园惊梦 / 197

后记 / 200

附 录 / 201

创作年表 / 202

珍藏相册 / 204

第一輯

魔季

MICH



雨之调

雨荷

有一次，雨中走过荷池，一塘的绿云绵延，独有一朵半开的红莲挺然其间。

我一时为之惊愕驻足，那样似开不开，欲语不语，将红未红，待香未香的一株红莲！

漫天的雨纷然而又漠然，广不可及的灰色中竟有这样一株红莲！像一堆即将燃起的火，像一罐立刻要倾泼的颜色！我立在池畔，虽不欲捞月，也几成失足。

生命不也如一场雨吗？你曾无知地在其间雀跃，你曾痴迷地在其间沉吟——但更多的时候，你得忍受那些寒冷和潮湿，那些无奈与寂寥，并且以晴日的幻想度日。

可是，看那株莲花，在雨中怎样地唯我而又忘我，当没有阳光的时候，它自己便是阳光。当没有欢乐的时候，它自己便是欢乐！一株莲花里有那么完美自足的世界！



一池的绿，一池无声的歌，在乡间不惹眼的路边——岂只有哲学书中才有真理？岂只有研究院中才有答案？一笔简单的雨荷可绘出多少形象之外的美善，一片亭亭青叶支撑了多少世纪的傲骨！

倘有荷在池，倘有荷在心，则长长的雨季何患？

|| 清明上河图

雨中，独自到故宫博物院去看《清明上河图》。

长长的轴卷在桌上平展开，一片完好的汴梁旧风物。管理员将我作笔记用的原子笔取去，而代以铅笔，为了怕油墨污染了画——他们独不怕泪吗？谁能故国神游而不怆然涕下呢？

青青的土阜、初暖的柳风，微曛的阳光似乎都可感到，安静古老的河水以迟缓的节拍流过幽美的幸福土地，承平的岁月令人不忍目触。

所谓画，不外是一些人，一些车，一些驴，一些耍猴戏的，一些商贾，一些跳叫的狗和孩子——但这一切是怎样单纯的和谐。

宋朝的阳光，古老一如梦中，汴京，遥远有如太古。唯

清明时节的麦青，却染绿无数画家的乡愁。使我惊讶的是这个因雨而感伤的下午，何竟一个女子会站在海外的一隅，看前朝宫中的绢画，想五百年来多少人对画而泪垂，想宇内有多少博物馆中正在展示着那和平而丰腴的中原……

走出博物馆，雨中的青山苍凉地兀立着。渭北的春树今何在？江东的暮云今何在？我呢喃着，一路步下渐行渐低的阶梯。

|| 秋声赋

一夜，在灯下预备第二天要教的课，才念两行，便觉哽咽。

那是欧阳修的《秋声赋》，许多年前，在中学时，我曾狂热地耽于那些旧书，我曾偷偷地背诵它！

可笑的是少年无知，何曾了解秋声之悲，一心只想学几个漂亮的句子，拿到作文簿上去自炫！

但今夜，雨声从四窗来叩，小楼上一片零落的秋意，灯光如雨，愁亦如雨，纷纷落在《秋声赋》上，文字间便幻起重重波涛，掩盖了那一片熟悉的字句。

每年十一月，我总要去买一本 *Idea* 杂志，不为那些诗，



只为异国那份辉煌而又黯然的秋光。那荒漠的原野，那大片宜于煮酒的红叶，令人恍然有隔世之想。可叹的是故国的秋色犹能在同纬度的新大陆去辨认，但秋声呢？何处有此悲声寄售？

闻秋声之悲与不闻秋声之悲，其悲各何如？

明朝，穿过校园中发亮的雨径，去面对满堂稚气的大一新生的眼睛，《秋声赋》又当如何解释？

秋灯渐黯，雨声不绝，终夜吟哦着不堪一听的浓愁。

|| 青楼集

在傅斯年图书馆当窗而坐，远近的丝雨成阵。

桌上放着一本被蠹鱼食余的《青楼集》，焦黄破碎的扉页里，我低首去辨认元朝的，焦黄破碎的往事。

一壁抄着，忍不住的思古情怀便如江中兼天而涌的浪头，忽焉而至。那些柔弱的名字里有多少辛酸的命运：朱帘秀、汪怜怜、翠娥秀、李娇儿……一时之间，元人的弦索、元人的箫管，便盈耳而至。音乐中浮起的是那些苍白的，架在锦绣之上，聪明得悲哀的脸。

当别的女孩在软褥上安静地坐着，用五彩的丝线织梦，

为什么独有一班女孩在众人的奚落里唱着人间的悲欢离合？而如果命运要她们成为被遗弃的，却为什么要让她们有那样的冰雪聪明去承受那种残忍？

“大都”，辉煌的元帝国，光荣的朝代，何竟有那些黯然的脸在无言中沉浮？当然，天涯沦落的何止是她们，为人作色的何止是她们。但八百年后在南港，一个秋雨如泣的日子，独有她们的身世这样沉重地压在我的资料卡上，那古老而又现代的哀愁。

雨在眼，雨在耳，雨在若有若无的千山。南港的黄昏，在满楼的古书中无限凄凉！萧条异代，谁解此恨！相去几近千年，她们的忧伤和屈辱却仍然如此强烈地震撼着我。

雨仍落，似乎已这样无奈地落了许多世纪。山渐消沉，树渐消沉，书渐消沉，只有蠹鱼的蛀痕顽强地咬透八百年的酸辛。

|| 油伞

从朋友的乡居辞出，雨的弦柱在远近奏起，小径忽然被雨中大片干净的油绿照得惹眼起来。原想就这样把自己化在雨里一路回去，但却不过他的盛意，遂支着一把半旧的油伞



走了。

走着，走着，黄昏四合，一种说不出的苍茫伸展着，一时不知是真是幻。二十多年前，山城的凌晨，不也是这样的小径？不也是这般幽暗？流浪的中途站上，一个美得不能忘记的小学。天色微茫，顶着一把油伞，那小女孩往学校走去。为了去看教室后面大家合种的一畦菠菜，为了保持一礼拜连续最早到校的纪录，以赢得一本纸质粗劣的练习本，她匆促地低头而行。

而二十年后，仍是雨，仍是山，仍是一把半旧的油伞，她的脚步却无法匆促了。她不能不想起由于模糊而益显真切故国的倦柳愁荷。

那一季的菠菜她终于没吃到，便又离去了；而那本练习本，她也始终得不着，因为总有一个可恨的男生偶然比她早到，来破坏她即将完成的纪录。她一无所获——而二十多年后，她在芬芳的古籍中偶然读到柳柳州笔下的山水，便懊恨那些早晨为什么浪费在无益的奔跑上，为什么她不解人生的缘分？为什么她不解那一瞥的价值？为什么她不让故国最后的春天在那网膜上烙下最痛最美的印记？却一心挂想着那本不值钱的练习本。